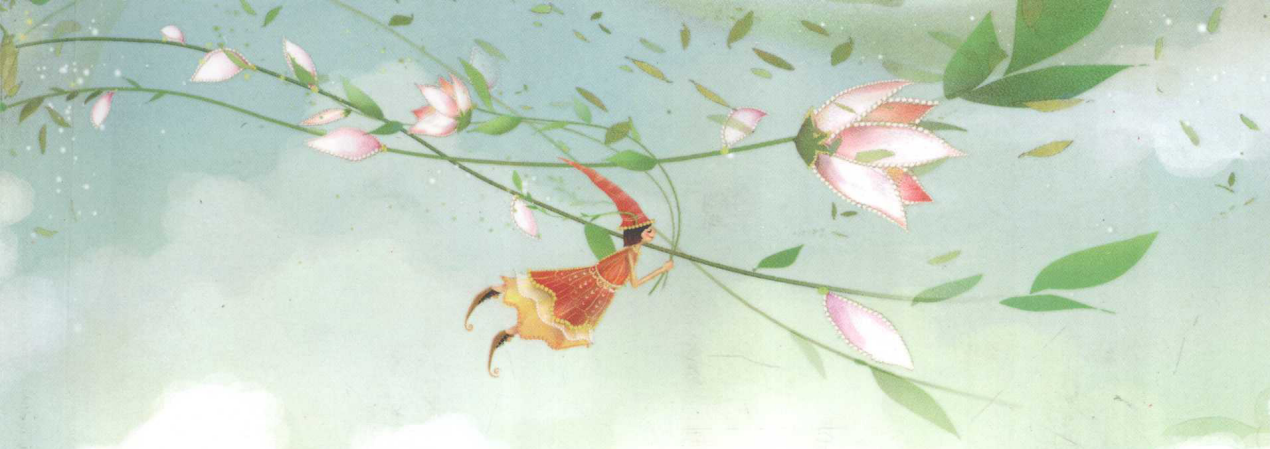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永远画不完^的画

韩昌元◎著

也许，那个女孩和我一样有梦想呢？

我不敢往下想，心中颤抖得厉害。

我此时又一次想到艳艳像是被放在树脂涂覆里顺水漂来的女孩。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永远画不 完的画

韩昌元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远画不完的画/韩昌元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657 - 5

I. ①永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6220 号

书 名: 永远画不完的画

作 者: 韩昌元

责任编辑: 范 钧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3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8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悠悠童年

那年的压岁钱	3
最后的最后是一把刀	5
撕碎你的影子	8
永远画不完的画	10
我的童年长在树上	12
猪的下午	15
我们是害虫	18

第二辑 故乡老井

徽商韩化修	23
徽商张久兴	26
徽商方言信	29
灵璧石	31
八哥与狗	34
胡 琴	36
老人与羊	39





我 姐	42
娘与老槐树	44
木 子	47

第三辑 淡淡爱恋

爱的方式	51
西安人不一定都会唱秦腔	53
骗	55
过渡期	58
为了怀念你	61
很抱歉，红灯亮了	64
假如一切都可对比	67
誓 言	69
赎 罪	72

第四辑 青春飞奔

跳火车	77
滑轮为什么飞	80
有个叫小安的人	83
丧 失	86
老火车	89
哥们儿老克	91
醉意浓浓	94
小门有个洞	97

第五辑 另类足球

开 始	101
主教练	104
守门员	107

左后卫	110
中后卫	113
中 场	115
偶 然	118
替 补	120
结 束	123

第六辑 记者马小山

8 路车	127
苍 蝇	129
庆祝现场	132
动物世界	135

第七辑 职场脸谱

先进个人	139
墙	143
幸福在哪里	146
乔蕊的眼泪	148
捆绑上天堂	151
生命不能承受之友情	153
距 离	155

第八辑 荒诞悲喜剧

秘 密	159
钥 匙	162
多余的人	165
乘公交车日记	168
沉 睡	171
撒谎的宿州	174

永远画不完
的画

YONGYUAN
HUABUWANDUO
HUA

举 报	176
没电了，你神气什么	179
假 象	182
老王的第十二辆自行车	185

第一辑

悠悠童年



1000

※ 那年的压岁钱 ※

那年春节，全家人都沉浸在期待大姑到来的喜悦中。

大姑出嫁在广州，已有好几年没回来了。父亲烧起火，我和弟弟就围在火堆旁。火很暖，父亲和母亲就说起大姑的事。那时，在村里人看来大姑是嫁给了个有钱人，好日子可有得过了。

天，一天冷似一天，我们围着火堆也更紧了。雪伴着年关将至，本是润雪兆丰年，可却是被我们全家人骂着。尤其是弟弟，3个小时总问父亲一句，下雪了，大姑还会来吗？

来，你大姑肯定会来。父亲说。

于是弟弟就愣看着火，期盼着火堆旁能多一个大姑的身影。

弟弟期盼大姑来是有目的的。

弟弟所谓的目的是要大姑的压岁钱。父亲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说，大姑有钱。如果有了压岁钱，弟弟便可以上县城了。因为每年正月初五是小年，而我们的县城“赶会”。“赶会”那天是最热闹的一天。而能够赶会且是到县城，那是我们这个年龄人最大的梦想。然而到县城要跑半天的路，但如果父母能给几角钱买点东西，就是跑几天的路我们也乐意。

弟弟越来越着急了。

腊月二十九，大姑和大姑父终于来了。弟弟忙从屋里跑出来，一不小心，就跌倒在大姑的面前。大姑笑了，给了弟弟糖吃。弟弟吃完糖，很失望地去找母亲，说，大姑没给我压岁钱？没说完，弟弟就哭了。

傻孩子，还没到大年初一呢，大姑会给你的。母亲说着就笑了。

弟弟期待大年三十快过去，于是最好的一次年夜饭弟弟却不吃去睡觉了。母亲问弟弟你为什么睡觉了？睡觉了年三十就过的快了。弟弟说着就把头用被子蒙上。

大年初一晚上，大姑给了我和弟弟各5元钱。弟弟拿着钱蹦地好高。那





时，5元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。

弟弟拿着5元钱，见了小伙伴就掏出钱炫耀。小伙伴更羡慕弟弟可以去县城“赶会”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把钱藏在枕头底下。没事，弟弟就拽着我，说，哥，这5块钱可以买个书包，还可以买个小车，还剩不少呢……

大年初三，大姑又要走了。

大姑初五再走吧，我们一起去赶会。弟弟拽着大姑的衣服。

大姑笑笑，拍着弟弟的脑袋，说，大姑什么世面没见过啊。说着，大姑大姑父便和我们一家人再见了。

大年初四，弟弟在家坐不住。那天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来我们家要账，说，我们家几年的豆腐钱都没给。父亲说等两天一定给。

晚上弟弟回来，又将5元钱炫耀给我看。吃过饭，弟弟很早就睡了，说，明天就可以去县城了。弟弟睡了的时候，没有把钱放在枕头底下，而是忘在了桌子上。

天亮，弟弟哭得很凶。

我的钱找不到了，我没法去县城了。弟弟急得像疯了。

父亲吸着烟袋。

是你偷了我的钱，一定是你，昨晚我拿给你看的。弟弟突然和我打了起来，要我还他的钱。

我没有！我将弟弟摔在了地上。弟弟趴在地上，哭得满身是泥。我看的难受，就想拿出我的钱和他平分算了。可是，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，大姑给我的5元钱也没有了。

那天，弟弟和我打了起来，最后骂我了，他总认为是我偷的。母亲哄弟弟，等有了收入给弟弟5块钱。可当弟弟看到别的小伙伴去县城赶会时，他又哭了起来。

没几天，父亲就把欠了几年的豆腐账还了。

※ 最后的最后是一把刀 ※

漆黑的夜，爹掏出两毛钱塞到我手里。我摸着钱说，钱啊，爹，我可以买“狼狗肉”了（狼狗肉是一毛钱两包的零食）。爹嘿嘿笑。我说，爹，你笑啥啊？爹说，我带你去偷林子家的玉米。

我瞪着爹说，爹，我不去，林子是我的好朋友。爹提起我的衣领说，你是我的种，你现在就必须跟我去。我跟在爹屁股后面。爹在路上一直嘿嘿笑，像去参加什么颁奖典礼似的。

到了林子家门口时，爹让我守在门口，一旦有人来就学狗叫，像疯狗那样叫。我不懂爹的意思就说，爹，你叫两声给我听听，就两声。爹汪汪叫了两声。爹一拍屁股就钻进了林子家。没多会，林子从他家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钱。我一看到林子就迅速躲在他家厕所里，心扑腾扑腾地跳。

林子娘是云南人，是林子爹用钱买来的媳妇。听娘说，林子娘来村子时就怀了林子。林子3岁后，林子爹就一直生病，后来查出得了癌症。于是，林子爹经常在外面看病，家里的农活都是林子娘一个人干。我经常和林子说，林子，要是你爹死了，你咋办？林子说，那我和我娘得去云南找我亲爹，我娘和我说过。我说，林子，云南有多远啊。林子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听我娘说很远很远，要坐5天5夜的火车。一说到坐5天5夜的火车林子就哭。我说，林子，你咋哭呢？

林子说，我怕，云南太远了，我不想让我爹死。

我说，不死。要是死了，你就在我们村子再找个爹，那样就不用去云南。林子说，好，打死我也不去云南，太远。

厕所里味道很重，林子娘都没时间清理。我探出头看到林子跑了就疯狗般地大声叫。这时，我看到爹从林子家慌张地提着衣服跑出来。我跟在爹屁股后面跑。爹跑，我也跑；爹拼命，我也拼命。我大声喊，爹，你等我一下。

爹转了脸看是我，说，咋是你呢，吓我一跳！我说，爹你咋跑那么快呢。



爹嘿嘿笑，咽了口吐沫。爹说，杂种，没人你叫什么？

有啊，林子，他刚才跑走了。我说。

林子？哦，以后是林子的话你就不要叫了。说完爹嘿嘿笑。我看着爹说，爹，你偷的玉米呢，以后别偷林子家玉米了，要偷就偷别人家的。

爹嘿嘿笑，跑了，我跟他屁股后面喘着粗气。

第二天，林子给我狼狗肉吃。我说，林子你咋弄钱买的？林子嘻嘻地笑。我说，林子，你咋弄的钱？这时我也掏出了两毛钱，在林子面前晃了晃。

林子说，是你爹给我的，他昨天晚上给我两毛钱，然后让我去买狼狗肉吃。

我把狼狗肉往地上一扔，说，林子，你家玉米少了没有？林子说，没有；你家还有什么东西少了没有？林子说，没有。最后林子说，我家还多了东西呢，我到家时桌子上还有几十块钱呢！

你娘被人欺负了。我说。

谁，我打死他！

我爹，是我爹。我说。

林子不信我爹会欺负他娘。又是一个漆黑的夜，爹依旧掏出了两毛钱给我，然后去了林子家。到了林子家后，林子跑了出来。我和林子趴在窗户上看到林子娘睡在床上，我爹压在林子娘身上。我爹累得头上冒汗。

这时，我掏出一把小刀，小声说，林子，我们一起去捅死我爹，他欺负你娘。

林子说，好。

我和林子握紧刀，两双手全都是汗。稍顷，林子跑了。我追着林子说，林子你咋跑啊？林子不说话，蹲在他家厕所旁说，那是你爹啊，你爹要是死了你咋办？我说，我爹欺负你娘就该死，我不怪你。林子哭了，又夺过我的刀。半晌，他又把刀还给我说，你不怪我，可那还是你爹啊，我不想你爹死！然后我和林子就抱在一起哭。林子说，我不想你爹死。我说，林子，我不想你娘被人欺负。

没多久，林子跑到我家对我说，我爹死了，真的，我爹死了！

我说，林子，你爹咋死的？林子说，我爹不喘气就闭上了眼睛，那肯定是死了。说完，我和林子一起跑向他家。林子爹刚从县城运回来，他家围了好多人。我说，林子，你爹真死了。

林子爹下葬那天，林子头上扎着块白布。那白布就像刀一样，我看后就想拿过来。半晌，我夺过林子头上的白布扎在自己头上，然后掏出刀说，林子，我们去捅死我爹吧，他欺负你娘了。林子哭着说，我爹死了，我不想你爹也死，我娘说了，我要和我娘去云南。

林子爹死后的第三个月，林子和他娘就准备回云南。我知道这消息后就跑到林子家。林子看到我就跑了出来。我和林子坐在村口的池塘旁，可是直到晚上林子都一直哭。我说，林子，你别哭了，你哭我就想哭。林子说，不哭，可我不想去云南。我说，好。可林子又哭了起来。我说，林子，你哭我就哭，真的。林子说，你不能哭的，你哭我就难过。

我最后还是哭了。晚上9点左右林子就离开村子去云南，要坐5天5夜的火车。

林子走时，要了我的小刀做纪念，林子说，这刀我留下，你不能捅死你爹。

我说，我知道。

林子说，我想云南一定很漂亮。我待会离开时说一、二、三我就跑，到时我们谁也不许哭，谁哭谁就是杂种！

我说，好，谁哭谁就是杂种！

稍顷，林子数着：一、二、三。林子跑了。

我哇哇大哭，喊，林子，林子，我会想你……

我是杂种，因为我哭了。



※ 撕碎你的影子 ※

1990年，我念小学。那时，家门前水沟里的水特别清澈，天也那么的湛蓝，像我的心一样干净专一地想着一件事：期待新年。1990年我家并不富裕，再加上我有两个哥哥，他们和我一样都上学，父母的愿望就是我们3个兄弟都能考上大学。父亲一年到头在城市里做建筑工，那时已经开始有了很时髦的称呼——“民工”。父亲回家的时候，身上总沾有一股臭臭的味道，仔细嗅就能发现父亲格外地珍惜这味道，以至很多年后我都没能忘掉它。每次记忆有些残缺时，总是那臭味起了先锋的作用。

那时，我的两个哥哥已开始上初中和高中了。他们俩平时只星期天回家一次，那样母亲可以破例做豆腐或鸡蛋给他们吃，但要想吃肉那是妄想。平时我和母亲在家从来没吃过肉，所以对肉的期待胜过一切。但是到了新年我们可以吃肉。吃肉的过程是享受，期待吃肉的过程更是有滋有味，让人心跳不已。只要到新年，大年三十那天，父亲都会从街上买来一只鸡架，让我们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尝尝肉的味道。鸡架是鸡去掉头和腿，鸡身上的肉基本上也都被割掉了，所以鸡架就很实惠，比鸡便宜了一大半。在当时农村，新年很少有人家会吃鸡架的，只是我们家对它情有独钟。

1990年的新年感觉来得漫长而遥远，在离新年有两个月前我就开始想象鸡架的模样。我拿起铅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划，一天一道，直到年三十那天为止。我的两个哥哥似乎没有我对鸡架的急切期待，他们总在父母面前说不喜欢吃鸡架。但是1990年的步伐还是一步步地走来。年三十的早晨，我不愿意起床，我更愿意在我起床时就能吃到鸡架。于是我在床上过完那个独特的上午。到了中午，父亲从街上提着一只鸡架回到家。父亲还没进家就吆喝我，那声音一下子就传播到我耳畔，耳朵似乎并不属于我的，连续“回声”了几次。顿时我爬起床，连厕所也没去就用手摸了一下鸡架，摸鸡架时我的眼睛闭上了，我像摸着黄金般兴奋不已。

之后，我开始到处跑，这一天我可以向所有的小伙伴炫耀，我吃鸡架了！我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。我跑了一圈后回到家，站在大木床上托着腮帮。听到父母的争吵声我从大木床上下来，我跑到厨房时他们已经到动手的地步。母亲做鸡架时觉得鸡架上有油，就不愿意放豆油了；而父亲不同意，父亲认为鸡架本来肉就少，不放豆油的话肯定不好吃。我们仨兄弟就拉开父母，说怎么吃都成。这时父亲也没说什么就抽起了烟。当母亲转过脸去，母亲大叫了一声。

鸡架被邻居的狗衔跑了。母亲的叫声经过天空，传遍了整个村子，我从来没听过母亲那么大的声音。父亲也愤怒起来。在父亲的指挥带领下，我们一家人开始从狗嘴里抢鸡架。那时我拼命地跑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抢下来，拼了命也要抢！

从村东头抢到村西头，狗终于把鸡架丢下来了，紧接着我们一家人都气喘吁吁地跟上来。拿到了鸡架，我们一家子从没有那么幸福。后来那鸡架已经被狗吃了一半，母亲做的时候鸡架已经不多了。年三十那天我一共吃了5块鸡架。5块绝对不错，当时我数了，一块块地数。

几年后，我大哥二哥都考上了大学，我成绩不好，初中一毕业就随父亲一起到城市做了民工，从此，身上整天都有臭臭的味道。

第一次到城市没多久，我就病了。那时气温很高，工棚里跟火炉一样，于是我得了热感冒。感冒没多长时间，我就瘦了下来，人也很快虚脱了。父亲再三考虑后让我先回家看病，等病治好后再回来。

我离开城市的那天，太阳照射得很高。看着城市到处车来车往，摩天大楼比比皆是，于是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时，我停下了脚步。在我转身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身影。在太阳的照射下，我的身影显得细嫩而生疏。

我心慌起来，我的身影竟然没有头、手和腿，身影只有我身体中间的那半截。我左右摇晃起来，头上的汗不住地落下来……可无论怎样在太阳底下摇摆，我的身影也不能合在了一起。

我的心一点点紧张起来，我想伸出手摸摸我的头和腿，可我差点儿倒在了地上。我哭了，我的影子被城市的栏杆撕碎了，我摸着棱角十分明显的脸，一副骨瘦如柴的我将要到哪里？





※ 永远画不完画 ※

18岁，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可天性孤傲的我却背着一副夹板，带着水彩、画纸、铅笔到了乡下奶奶家所谓写生了。那时的我，似乎悟性极高，一切风吹草动都会被我尽收眼底，然后取下夹板，如画家状挥洒起来。

城里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不参加高考而去流浪，恨铁不成钢，只能无奈地任我去吧。不可一世的我像刚出笼的鸟儿，一下子可以自由飞翔起来了。放荡不羁的头发毫无目的地修搭在我高傲的头旁。涂着各种颜料的牛仔裤已找不到昔日的光泽了，有的只是走起路来太阳光映射下的特殊颜色。啪嗒啪嗒地趿着拖鞋，让奶奶对我直摇头地叹着气。

除了画画，就是流浪。那时的我确实是这样。每天带着早已变了形的面包，让肚子只等待饥饿的那一刻到来。似乎画画是第二位的，而寻求流浪的刺激才是我一切最终目的。不到两个月，奶奶附近的村庄已被我看个透底。附近的村民对我这种流浪的方式，不仅表现在表情上，茶余饭足之后最多的话题就是我这个另类人了。

能与画为伴！当时我只有这样安慰着自己。在外流浪得累了，晚上回到奶奶家里还是彻夜难眠，直到对自己的画微笑为止，才肯睡去。那时的我，似乎是进入了着魔的境地。心中狂想着自己的“画展”如期举办，这种想法对我这样的年龄可能是个幻想。但天性孤傲的我却对“画展”充满着无限的憧憬和足够的信心——因为我有激情、我年轻。

叭叽……叽，当时在奶奶家画画有点困意的时候，这种强迫的声音把我漂泊了几周未完成的画从夹板上撕了下来。我立刻清醒，看着面前这个约摸十来岁的女孩，双目怒视，嘴角霸道地喘着气。

“咋搞的？”我霸道的语气招来了做针线活的奶奶。奶奶丝毫不在意我的情绪，只是告诉我，这是村头的女孩叫艳艳，说，她从小就喜欢画画。之后，奶奶叫我别和她生气。人家是你妹妹比你小，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奶奶边说边